

夏禹大帝 海王



917712

44.56  
C135

夏禹大帝演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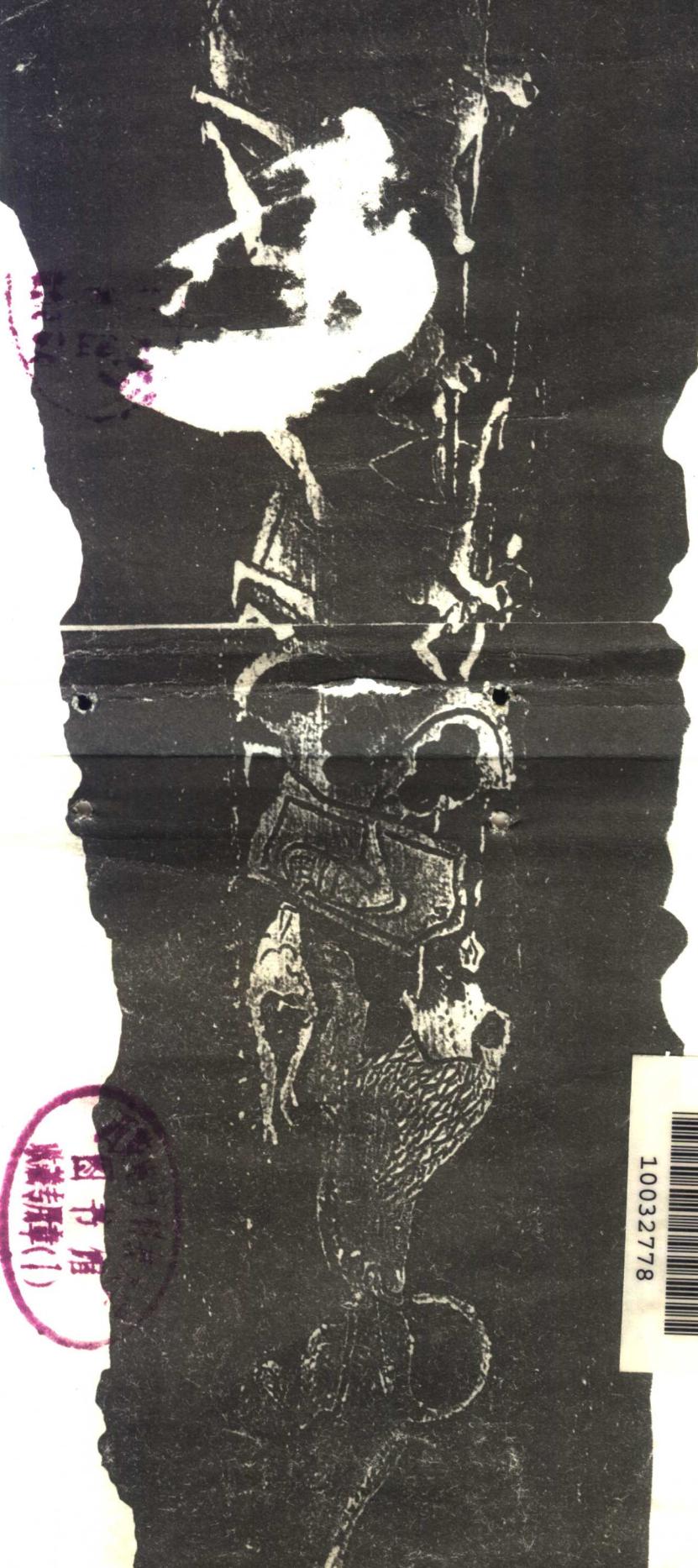
漢通3清



10032778

因信  
繢畫(1)

楊復俊 著



(京) 新登字 145 号

## 夏禹大帝演义

杨 复 俊 著

---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1994 年 1 月第一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54 千字  
印 张：9.25  
印 数：1~10000 册  
定 价：8.90 元  
书 号：ISBN7-5008-1419-4/k · 39



DAH/18/1

大禹



大章

竖亥



防风氏



共工





献 足





三过家门而不入



# 目 录

第一回	吞明珠女志受孕 石纽村禹儿出世	(1)
第二回	洒泪祭妻寄禹儿 出山会王治洪水	(11)
第三回	父治水以头相赌 子入渊苦海行舟	(15)
第四回	禹寻父勘察洪水 兗州会父子相逆	(19)
第五回	无奈何离父出走 遇姬伯细说八卦	(25)
第六回	大司空血泪遗书 大舜王挥泪斩鲧	(32)
第七回	逆父训泪飞肝胆 效天下大义凛然	(36)
第八回	会大王父债子还 迎入都禹受重任	(41)
第九回	集英才选贤任能 祭天坛禹出惊人	(46)
第十回	碣石山擒得苍水 海水归无可奈何	(52)
第十一回	改祭歌开掘十川 甘牺牲以身祭祖	(60)
第十二回	阻大禹大章祈天 开山围火烧黄蜂	(65)

第十三回	合大道心心相印 凿砥柱几持中流	(76)
第十四回	帅责己大德治人民天下以食为天	(84)
第十五回	解大难地分九等 种五谷试征贡赋	(89)
第十六回	顺乎天不为己利 顺乎地不为己名	(96)
第十七回	锁黑龙根治九河 惊鬼神飞驰青龙	(101)
第十八回	行五刑会师茅山 杀防风一震雄威	(113)
第十九回	顾全局治水一统 追共工负荆请罪	(120)
第二十回	大王依德封大禹 土人违天遭身亡	(127)
第二十一回	借鼠师三跪三求 降相柳流放幽州	(134)
第二十二回	青松下泪祭兄弟 千人体暖醒大禹	(145)
第二十三回	弯月下滋润心田 话自然同心同德	(153)
第二十四回	受饥寒弹琴而歌 杀白马姜源借谷	(157)
第二十五回	讲人等官民亦同 心相印水乳交融	(164)
第二十六回	治雍州兵分两路 汇三火惊动土人	(168)
第二十七回	奇花异兽动衷情 伯益绘写《山海经》	(174)

第二十八回	洛水静淙淙东流 大禹释九类大法	(179)
第二十九回	顺自然铁牛镇水 飞九天鱼跃龙门	(186)
第三十回	大禹推心话圣人 大章直言稟虞舜	(195)
第三十一回	会知音幽村会夔 金石声天道自然	(201)
第三十二回	杀合窳舍生忘死 收九夷回归嵎夷	(206)
第三十三回	降吉兆九尾白狐 搭鹊桥涂山老人	(212)
第三十四回	喜涂山新婚燕尔 离伉俪辛壬癸甲	(218)
第三十五回	捉放巫行仁施义 龟山下铁锁罪人	(227)
第三十六回	胸怀天下比庶人 一过家门而不入	(238)
第三十七回	嵩山下夫人探禹 女攸悲石裂生启	(244)
第三十八回	征三苗挥师南下 二过家门而不入	(254)
第三十九回	伯益舌战振南国 干羽武舞征三苗	(261)
第四十回	剿残匪为民升平 三过家门而不入	(271)
第四十一回	王天下虞舜禅位 顺天地继天而王	(277)
第四十二回	顺自然天道治民 合天地演连山易	(284)

# 第一回 吞明珠女志受孕 石纽村禹儿出世

莽莽苍苍的汶山，剑峰直插云天。在悬崖峭壁间的松林里，因势散落着几间茅屋，人称石纽村。

通天崖上，一株千岁青松伸长巨臂，如一威严的壮士，用那浓密的枝叶，严严实实地将茅屋遮掩，辨不清是松是屋。林间虎啸猿啼，禽兽乱舞，百鸟鸣啾，与怒吼的林涛相伴。天上、山上、崖间、林间，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世间的一切渲染得茅屋肃穆静谧，且有一种难言的萧杀！

与其说是茅庵，不如说是横七竖八的树棚合适，因为四周是粗大的树木造就，只是树棚上长满碧绿的苔藓和茅草罢了。茅庵里空旷、古朴、静谧无声，只有“踏踏踏”的缓慢的踱步声。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豹鼻、狮眼、虎眉、海口、阔面、大耳，两手如扇，双脚似船。他那宽阔的天庭似乎囊括了天下，他那紧闭的嘴唇似乎关锁住九江，他那如剑的目光似乎穿山透崖，他那咚咚的心跳似乎与山呼海啸呼应。终于，他站立了，仰天长啸道：

虎归深山方有用，  
龙困大海终无能。

高大汉子的呼啸惊动了茅庵里正备吃食的一位窈窕淑女。她抬起头，那美丽的眼睛像湖边微风摆动的杨柳，她的脸蛋像朝阳下的

出水芙蓉，她的声音如清脆的银铃，柔和似风地规劝道：

“鲧啊，你已经退隐山林，不在其位，何谋其政？何必忧心忡忡，苦苦折磨自己呢？”

鲧痛苦地唉叹一声，长长出了一口气。他目视天棚，似乎是对苍天自语：

“夫人呢！女志啊！我崇伯鲧生在帝挚时代，虽然与驩兜、孔壬并称‘三凶’，实则与他两人风马牛不相及。驩兜、孔壬为非作歹，祸害天下，我崇伯鲧何罪之有？帝挚谢世，玄元继位，他两人扶持玄元，重权在握，我却受排斥而退隐山林！可是，我这九尺男儿堂堂正正，龙卧这般窝囊之地，难为天下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实在叫我九泉之下难以瞑目啊！”

作为朝夕相处的夫人，她对丈夫了如指掌，她抚了下披肩长发，柳叶长眉渐渐收拢，心里埋怨。她知道，他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喜欢走自己确认的道路，从不回头，从不顾及他人说东道西。成功了，他趾高气扬；失败了，也不曾有过灰心气馁。他凭自己的胆识和能力存身立世，从不畏惧哪怕是惊天的讽刺、动地的鼓噪。她作为休戚与共的夫人，有多少次含泪柔声细雨地规劝过，苦口婆心地哀求过。他听到了，似狂风刮去了，根本不理睬。他毅然循着自己认定的道路，做自己要做的事。她伴随着他，历尽了曲折和坎坷，留下了多少血与泪的记忆。如今，她默默地点了点头，以示同意，听从命运之神摆布了！

她要去山下汲水，提起水桶，走到门槛。她很理解自己的丈夫，但又不能容许他。她回过头，那声音如怨如诉，简直是在祈求：苍天啊，不求无功，只求无过，我期望安安稳稳，千万莫再自信！

崇伯鲧如同被蝎子咬了一口，猛地抬起头，虎目圆瞪，气乎乎地问道：“自信有什么不好，自信是意志和力量，自信是大海里船帆的舵，自信是东方初升的太阳。”

显然，崇伯鲧火冒三丈。女志哪里还敢和心情郁郁不乐的丈夫理论？她温柔地付之一笑，不再言语，迈步走出舍门，汲水去了。

一轮夕阳又大又红，像一只圆瞪的眼睛盯着女志，桔红色的晚